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 
第十回 花府中姑嫂大鬧 繡樓上閨女盟交

話說施碧霞要到沉香閣去救紅花，因認不得路，正在東張西望，卻好有一女子走來，那女子就是花賽金，施碧霞未曾會過，所以不認得。施碧霞道：「來的姊姊何人？」花賽金道：「奴家花賽金，姊姊莫非施碧霞姊姊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正是，失敬了。奴家到府以來尚未拜會過，此處又不便行禮，明日親身到閨香閣叩見小姐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豈敢，不知姊姊要到那裡去？」施碧霞道：「要到沉香閣。不知小姐也要到那裡去？」花賽金道：「也要到沉香閣去。」碧霞道：「如此同去。」

二人來到沉香閣，只見門是閉的，只聽得秦氏道：「爾招也不招？」那紅花哀哀的哭道：「並無此事，叫我招甚麼來？」爾既要害死我，何不將我一刀砍了豈不乾淨？」又道：「小姐，」丫頭在此受苦，小姐爾那裡曉得前來救我？恐今生今世再不能見小姐的面了。」秦氏道：「爾在此叫，就叫到死也無用的。」那花賽金在外面聽了心中大怒，將門亂打道：「秦氏休得無禮，不要眼中太無人。」那施碧霞見門打不開，上前叫道：「小姐閃開些，待奴家來。」只一脚將門踢開。花賽金一見紅花滿身是血，兩淚汪汪，乃叫道：「紅花，爾好苦埃」紅花道：「小姐快快開恩救丫頭一命。」施碧霞上前將紅花放下。那秦氏將施碧霞一把扯住道：「爾這娼根敢放他麼？無我的令，雖少爺亦不敢擅放，爾這賤人好大的膽，就放了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秦氏休得無禮。」一把將頭髮抓住，一脚將秦氏絆倒在地，將身騎住，掄拳就打，不管上下一味亂打，只傷命之處不打，其餘遍身打完了道：「我將爾這不賢之婦活活打死。」那花賽金心中恨他不過，也上前亂打道：「爾這不良之婦，為何只管來尋我生事？紅花待爾也不錯，為何將他打得如此光景？爾是鐵打心腸，將他剪的一身血淋淋，我也將爾來剪，看爾疼也不疼。」罵一聲打一下。施碧霞道：「我也打爾不得許多。」叫道：「小姐，爾打了我再來打。」那秦氏疼不可言，叫道：「我與爾是姑嫂，爾打不得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到今日尚有甚姑嫂之情？」秦氏道：「爾們這些丫頭，還不去請少爺來救我？」

秋菊領命連忙去請少爺。

施碧霞將衣服與紅花穿了，紅花道：「小姐莫非就是施碧霞小姐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正是。」紅花道：「今日若不是小姐來救，我命必休，真是恩同天地，何以為報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真正受苦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紅花，爾敢是被鬼迷了？為何走到此來？」紅花將秋菊騙來之事說了一遍，花賽金叫道：「秦氏，爾這賤人沒法我，卻騙我的丫頭來打。」說完又打。秦氏被打疼極了，只得說道：「姑娘難道姑嫂之情一些也無，當真打死我麼？」花賽金道：「爾還敢說麼？爾若有姑嫂之情豈是將我的丫頭如此處治麼？自古打狗也須念著主人，爾打他就是打我一樣，我今要報仇了。」說完又打，道：「紅花，爾先回去。」紅花領命去了。

卻說花子能聞報急急走來，一見施碧霞問道：「爾在此則甚？他姑嫂相打與爾何干？還不出去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在此爾便怎麼？」花子能是被施碧霞打過幾次，曉得他的利害，又且貪他生得美貌，到有些怕他，道：「在此、在此，爾在此便了。」又道，妹子，爾向來是知書識理的人，近來為何如此撒野？前日拿劍要殺我，虧我走得快，不然性命豈不送在爾手裡？前日打爾嫂，說是無端尋爾生事，今日卻是為何？」花賽金道：「都是爾們來欺我，今日無事又來打我的紅花。自古道：敬使及主。如此欺我主婢，從今兒嫂之情不必提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說什麼話？自古道：長兄為父，長嫂為母。打嫂嫂自有罪的。放了起來，有話好好說來，不必如此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有罪我也不怕。」碧霞道：「小姐，如今也好了，且起來，有話說個明白。」花賽金只得立起。秦氏才能爬得起來，將頭髮纏好，指定花賽金道：「爾這賤人，好打。」

花子能假做不知道：「到底為著何事如此相打？」秦氏想道：「爾卻佯為不知，到教我做歹人。」遂不開口。花子能見秦氏不做聲，遂道：「妹子，還是爾說的好。」花賽金將前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打著紅花猶如打我一樣，爾們到底是怎麼？無事常要起風波來欺負著我，我不如與爾拼了命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我不好看在我嫂面上，嫂嫂不好看在我面上，哥嫂都不好看在我父母面上，萬事就丟開了。少奶奶，爾也不要多事，如此的熱天打得一身的汗做甚？」秦氏道：「我前世修不到今世受苦，被他打得如此模樣，如今是冤仇結的屢深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必如此，自己姑娘結甚仇怨？萬事著在我面上罷了。施碧霞，爾勸小姐回去。」施小姐順勢勸花賽金出去，花賽金道：「我只有一个紅花服侍我，今日打得他這般光景，秦氏啊秦氏，虧爾下得這樣毒手，是甚心腸？今日拼命與爾打死了罷，免得終日懷恨難消。」走上前一把扭住胸前道：「同爾死了罷。」秦氏道：「爾、爾、爾又來打了。」兩手亂遮，防他打來。花子能上前叫聲：「賢妹，如今打得他也打好夠了，放了手罷。若說紅花打壞，我去請醫生來調理，明日請一班戲子與爾賠罪。」又叫：「施碧霞勸小姐回去。」施碧霞勸道：「小姐不必動怒，且回樓上去，有話明日再說罷。」扶了花賽金出去。那秦氏只是哭，花子能裝了一個笑臉道：「少奶奶，看在我面上不要氣壞了。」秦氏道：「我好好快活人，一年四季無事，閒是閒非，都是爾來害我受此苦楚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必氣苦，有日拿住李榮春，自然與爾報此冤仇。」又道：「丫頭，與少奶奶梳洗換去衣服。」又叫道：「少奶奶，我且下去暫歇再來陪爾吃酒。」說完了下閣而去。秦氏梳洗明白換了衣服，想道：「可恨這賤人，如此行兇，我必要除此賤人，若不除此賤人，有何面目做少奶奶，也算不得我的手段。這叫做君子能吃眼前虧，若不報仇枉為人。」

且不說秦氏懷恨要報仇，且說花子能怒衝衝的來到書房，將此情說與曹天雄曉得。曹天雄道：「依小可看起來，李榮春逃走並非紅花放走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何以得見？」曹天雄道：「那紅花與李榮春並不認得，況且李榮春日裡被拿夜裡被走，能有多久，就疑到紅花身上？且又小小丫頭怎麼有此膽量做得此事來？就是小姐乃知書達理的千金之體，豈肯容縱丫頭做此事麼？又兼兩次上樓搜查並無蹤跡，揆情論理與紅花何干？少爺，這叫做煩惱不尋人，人自去尋煩惱，從今不必苦追求，免得兄妹不和好。」花子能想道：「如此說不干紅花的事了，將他打得如此，必須請個醫生與他調治。」乃叫道：「花雲，爾去請個醫生來與紅花調治。」花雲領命去請醫生，這且慢提。

再說花小姐與施小姐來到樓上，重新見禮坐下，紅花道：「二位小姐在上，待丫頭叩謝救命之恩。」施小姐道：「不必如此。」連忙扶起。紅花道：「不知二位小姐如何曉得丫頭有難前來搭救？」花賽金道：「我在房內等爾不來，正在煩惱，多虧了花雲前來通報，我一聞此言心中火發，即時下去要來看爾，卻好遇著施小姐，一同來救爾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紅花姐，那李榮春可是爾放的麼？」紅花想道：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」答道：「丫頭並無此事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但說何妨，我也是受李大爺的恩，巴不得有人救了他才好，我豈來害爾？」紅花道：「丫頭實是未知。」花賽金遂接口道：「我也要問施小姐，既李大爺周濟與爾，爾為何又被我哥哥接來舍下？」施小姐道：「我父名喚忠達，鎮守山海關總兵，因無錢孝敬府上太師，太師矯旨，道我父克減軍糧，將我父親殺了，又將家私抄沒。母子三人無依無靠，苦楚難言，要到寧波姑丈家去，誰知到此母親病亡，哥哥又病得不知人事，沒奈只得賣身。蒙李大爺周濟，那時我也不知禍因，老道說錯了話，只說有主顧，我那裡曉得其中之事？及到府之後，才曉得令兄的主見要謀我為妾，我是願為婢不願為妾。我到府未久即聞小姐賢名，與令兄天差地遠，我要來拜見又恐見絕，所以不敢驚動。」

花賽金道：「豈敢，難得小姐節行無虧，實為可敬，恨相見晚。未知令兄的貴恙如何？」施碧霞道：「自從別時奄奄一息，不知近來如何，今要求小姐救我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慢慢想個計策出去便了。」心中暗想道：「可怪哥哥如此縱橫，惡名傳遍揚州，他父又死在我父之手，將來要報起仇來如何是好？也罷，必須如此如此才免此患。」乃道：「紅花，爾去吩咐備酒，不可又被秋菊騙去。」紅花道：「曉得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小姐，紅花為人果然伶俐，小姐必然另眼看他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不是他為人聰明知心貼意，我焉肯容他做此事？」施碧霞問道：「何事？」花賽金遂將李大爺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施碧霞道：「難得他知恩報恩，只

是可惜斷了盧家往來。」那紅花已將酒席排上，二位小姐對面而坐，紅花道：「少爺請了醫生來與丫頭調治。」花賽金道：「爾要與他看抑不與他看？」紅花道：「羞人答答與他看則甚？將傷處去對訴醫生說，問他取丸藥，叫他開了藥方，只須三五日就好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二人吃了一回酒，花賽金忽見施小姐兩眼流淚，便問道：「小姐為河流淚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只為哥哥病重，舉目無親，不知吉凶如何，故此傷心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我到忘了，那晚李大爺與紅花說五兩銀一口棺木成殮夫人，又請醫生去看施大爺的病，可有這句話麼？」紅花道：「丫頭不知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不妨，我已將前事與施小姐說明了。」紅花道：「既是小姐說明，我也不敢相瞞，果有此話。」施碧霞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不知他家人可肯用心辦事否？」紅花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待我吩咐花雲到玉珍觀看個明白便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奴家有句話要說，不知小姐可肯依從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小姐有話請說，奴家無所不依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奴家意欲與小姐結拜為姊妹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施碧霞道：「這個不敢，小姐乃千金貴體，奴家何等之人，焉敢與小姐結拜？」花賽金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均是官家之女，這有何妨。」施碧霞道：「這個差得遠呢，奴父不過一總兵，小姐令尊乃當朝首相，尊卑有別，貴賤有分，這斷難從命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何必客套，彼此俱吃皇上的俸祿，有何尊卑之別。敢是小姐棄嫌我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豈敢，只是烏鴉不入鳳凰群，野雞難結金鳳友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不必虛套，今日定要結拜。」紅花也來相勸，施碧霞暗想道：「若與他結拜，將來如何報仇？也罷，到那時自有道理。」便道：「既蒙不棄，敢不從命。」花賽金見他肯了，心中大喜，對紅花說道：「此時要辦牲禮諒也不及了，快排香案起來。」紅花聞言，遂將香案排了。二人對天結拜，各通了鄉貫姓名年紀，施小姐大花賽金一歲，叫花小姐妹妹，花小姐小施碧霞一歲，叫施小姐姊姊。二人結拜為姊妹，一發相愛，重新入席飲酒。花賽金道：「姊姊如今只在我房中同住，等候令兄病痊一同回去，路費都在我身上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多謝妹妹。」

卻說賽貂蟬見施碧霞去後，即差秀琴去打聽，秀琴打聽的明明白白即來回報，賽貂蟬聞說著了一驚，道：「不好了。」

連忙往報與花子能知道。花子能一聽此言，氣得拍桌亂跳，大罵賽貂蟬：「爾這賤人，我將施碧霞交與爾，爾為何被他走了？如今若有施碧霞來交我便罷，如若不然教爾性命難保。」賽貂蟬道：「少爺不必發怒，待我去叫他來就是。」話說完，急急來到花賽金樓上，連忙雙膝跪下道：「二位小姐救命。」施碧霞問道：「何事如此慌張？」賽貂蟬道：「少爺請施小姐回樓去，若是不去時便要殺我，望施小姐回去救我一命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已與花小姐結拜姊妹，不回去了，爾自去罷。」賽貂蟬道：「小姐啊，望爾好心救我一命，勝造七層寶塔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如今要我再到萬香樓，除非紅日西出，水向上流，我方再到萬香樓去。」賽貂蟬道：「小姐啊，望爾可憐我一命，為爾而起，必要回樓去，一去了再來就不干我事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胡說，我主意已定，不必多言，若再在此惹厭，叫爾性命難保。」花賽金道：「紅花，取寶劍來。」紅花應聲曉得，即時將壁上所掛的劍取下，雙手呈與花小姐。花賽金將劍接在手中說道：「爾這賤人還是去不去？」賽貂蟬嚇得魂不附體道：「小姐饒命埃」花賽金道：「誰教爾多言惹厭。」

賽貂蟬道：「是，再不敢多言了。」爬起急急走下樓來，又不敢去見花子能說施碧霞不來，心中想道：「如今怎麼好？」想了一回道：「也罷，去求少奶奶，求他代我向少爺面前說個人情。」想定主意，遂急急奔到沉香閣要求少奶奶。不知秦氏肯為他求情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